

## 姐姐的“清白”

□ 吕观德

想起姐姐，我就会想起秋天、水库和青菜。

那年秋天，干旱少雨。“深塘水库”（我们村的一个水库）的水渐渐干涸了。水库“里北”（方言。里面的意思）裸露着大片的库底，塘泥黑黝黝的，非常肥沃。一些村民生产队一收工就跑到深塘水库里北。锄头所到之处就成了“势力范围”。一畦、二畦、多的有四、五畦，种起了蔬菜什么的。有一段时间，常常是天黑了，生产队收工回来的母亲都已烧好晚饭，我们准备吃晚饭时，我才看到姐姐回家：个子高高的姐姐背着锄头，一只手拿着沾着泥土的鞋子，裤脚卷得老高，赤着两只洗过的脚。父母亲也从来没问姐姐为什么这么迟才回家？

姐姐有语言障碍。和我们家人交流时，说慢一点还基本上能听得清楚；要是说快了，沟通起来就有点费力。母亲后来告诉我，是姐姐舌头下一根筋拉着，致使姐姐的舌头不能转动自如。医生说，这病要是在五岁之前动手术就能够治好。看看是小手术，但前期治疗、后期保养需要不少费用。当时一天全家挣的才几分钱，许多亲戚家也都穷得叮当响。稍有一点的亲友见到母亲来借钱，就好象躲“瘟神”一样避开了。拖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姐姐从此就落下这个毛病，父母也从此内疚一辈子。

有一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们都已经吃过晚饭。劳累一天的父母坐在床上准备休息。姐姐用锄头挑着两畚箕的青菜回家。青菜肥肥的、黑油油的。姐姐把两畚箕的青菜放在猪栏前。我家房子少，一间泥土房既当厨房，又当卧室，还有猪圈。姐姐肯定是很饿了，一放下担子，就迅速捧起桌上母亲盛着的菜饭吃了起来。“我们家种的菜还小啊！怎么有这么的菜？”父亲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狼吞虎咽的姐姐，“这菜哪里来的？”嘴里含着菜饭又有语言障碍的姐姐用手指指外面。外面漆黑一片。“是不是外面偷来的？”本来交流不便的姐姐当时也不知道摇头。嘴里不停地说着……，看的出来，她看着父亲铁青的脸，越急越想说，结结巴巴的，越说越不清楚。“肯定是外面偷来的。”父亲一把夺过姐姐手里的饭碗，“咣”的一声摔在地上，顺手操起放在猪栏边的扫把，重重地打在姐姐的背上，嘴里骂着“人穷志不穷。让你去偷别人的菜…”受了疼痛的姐姐“哇”的大声大哭起来。母亲见状后，迅速从床上爬了起来，赤着双脚，一把夺住父亲的扫把，一边喊着，“你要打爱婵（我姐姐的名字）先打死我。爱婵，快点跑到外面去！”姐姐哭着跑到外面。正气在火头上的父亲看到用棒头已无法教训姐姐，大声的骂道，“有本事在外面就不要回家。”

听到骂声、哭声，一位邻居赶了过来，“有抗，彩川（我父母的名字），究竟什么事情？”怒气未消的父亲指着放在猪栏旁的两畚箕的青菜，“你看看，不学好，去偷别人的青菜。”邻居“哈哈”大笑起来。“有抗，你冤枉爱婵了。这是你自己家的青菜。爱婵种的。”接着，邻居把我姐姐生产队收工后到深塘水库里北挖地种菜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我父亲。

晚上9点多了。乡亲们大都睡着。将信将疑的父亲点着一盏灯笼，执意要去看姐姐种的菜。姐姐在前面带路，父亲打着灯笼和母亲走在中间，我跟在后面。深秋的风让人感到寒冷，田野里十分寂静。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来到离家有二里光景的深塘水库里北。姐姐指着一块地，对母亲说，“就是这三畦。”提着灯笼的父亲弯着腰从这头看到那头，每畦长大概有十五米左右。颗颗青菜肥肥的、嫩嫩的，一棵挤挨着一棵；塘泥都敲得细细的。就着微暗的灯光看到，在割过青菜的地方，看到有八个菜茬。姐姐挑回家的也是八颗青菜。父亲如释重负般的“唉”的一声。

回家的路上，我和母亲走在前面，父亲和姐姐走在后面。只听见父亲说，“婵，痛吗？”

那年，我们家的青菜大丰收。那段时间天天都有青菜吃。除了这些邻居外，母亲和姐姐把剩余的青菜腌了起来。

那年下半年，我正好读初一。一晃四十来年过去了。我的父母和姐姐都已不在人间。当我回家乡看到深塘水库时，我都会不禁多看几眼，好像看到姐姐正在水库里北卷着裤腿，弯着腰，挖着塘泥，种着青菜……

我是2006届毕业生，我的一中生涯是从一楼多媒体教室开始的，当时忐忑与庆幸，甚至还有些得意的心情至今记忆深刻，730分重点班分界线，我只超过了1分，坐在我周围的大部分同学们成绩都比我厉害，竞争压力好大大大，但是可能刚刚经历过中考，压根没有迫切想要追上的欲望。也可以说，我的上进心其实没有那么强大。

我们的语文老师朱慧姿是一名非常有文学素养的文人，为什么说是文人，她无时无刻不散发出对文学的热爱，我至今记得她把北大描绘成文科生最高学府时的向往，而这个向往不仅勾起了我对大学的向往，也埋下了我高中阶段对语文或者文学特殊的爱好。我是住校生，高一高二结束白天的课程，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泡在阅览室或者图书馆看书，当时流行看文言文，红楼梦看的是原版，诗词都不带翻译的，而当时的图书馆是没有位置可以坐的，我们就抱一大摞，坐地上看，看到图书馆关门，没看完的书借走继续看。到高三，可能是学校考虑到课业紧张，阅览室关门了，我们也没有那么长时间看“闲书”，看书这个事情慢慢就被搁置下来。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南方有乔木》让我想起了当年未看完的茶人三部曲《南方有嘉木》，但是，也一直都是抽长段的时间翻开再去看。高一高二的看书时光是很珍贵的，因为后面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的物理老师陶汉斌，用现在很流行的词形容一下，就是把人生哲理用逗逼的形式迫使我们爱上物理，他说得最多的

六十年代中期，父亲从农村调往县里工作，我也从乡下转到县城一所重点小学读书。回想起来，那是我前半生中最难忘最惬意的时光。

那时的孩子要比现在的孩子幸运许多，老师布置的课外作业很少，夏、冬两个假期，可以尽情玩耍，快活得要命。说来也怪，那时的物质生活水平与眼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儿时的我乱地也敢野，脏食也敢吃，一到夏天整个人晒得乌炭似的。那时的孩子普遍抗寒，比如我，腊月来临前仍穿一条裤子，赤脚穿一双布鞋，有时脚趾头还戳露在外。可从来没有到过医院吊针输液，更没吸过啥雾剂，身体瓷实壮墩，一年到头不用扔一分钱给医院，倘若有点头痛脑热，服些土方草药就解决了。

那时我住在县城上街那片被人们呼唤为“小南门”的地方。小南门是旧时武义城里的九座老城门之一。历史上小南门正式的名称为“文兴门”，因这座城门地处县城南端，人们俗称它为“小南门”。

这座城门比起城里有些城门是不算高大的。在我的记忆中，它的拱形城门洞是用硕大的石块垒砌而成，宽约三四米光景。城门洞上方建有单檐飞角的门楼，木头的梁柱木头的瓦椽，楼里空空荡荡，结了许多蜘蛛网，很有些苍凉落寞。门楼被向左右延展的护城石墙连接着，城墙高约七八米，宽约四五米，农人见缝插针地在上面种了一畦畦蔬菜，中间只留出半米宽的小道，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城墙上疾奔如飞。儿时弄不清楚城墙究竟有多长，只觉得它很长很长。

小南门一带，先人们建筑了许多厅、堂、大屋，被唤作“厅”的杨家厅、陈家厅，里面都能住十五六户人家。我的家就在城墙根的一座叫做“大屋里”的大堂里，里面住的人家十户出头。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住在城墙根儿的人。

想起住在城墙根的童年往事，如今我在睡梦里也会笑醒。

那时我天天盼着星期六早一刻到来。天刚蒙蒙亮，我就不用人催早早地起床了。三口两口扒拉完早饭，扛着小锄头拎着铁桶，去邻居家的菜地里挖蚯蚓。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后，就心急火燎地拿上竹鱼竿和小鱼篓，快活得像阵风似的穿出城门洞，站在溪边一门心思钓起了鱼。那时溪中的鱼儿可真多呀，往往不等太阳照上城墙檐头，就能收获斤把有大人拇指般粗细的溪鱼儿。旋风般送鱼回家，中午时分，只听得嬷嬷在厨房里弄出一阵“滋啦啦”声响，满鼻子就灌进了菜子油、姜蒜酒在

## 我的任课教师

□ 陈吉如

一句话，“等我讲完你们都会了，真的是非常简单”。我要感谢他让我知道物理原来真的可以这么简单，所有你认为难的东西可能是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由此也坚定了我大学选专业的态度，必须理工到底，因为纯粹，因为简单，因为适合。

我们的数学老师方寿荣，是个大神，无论多难的方程式在他手中都变得so-easy，而我的数学一直处于懵逼状态，卷子对我胃口了，成绩有点起色，当然不对胃口的时候多一些，每次数学老师在办公室问我究竟懂不懂的时候，我其实都很尴尬，我真是不知道懂没懂，这道题我是会了，换个样子，我还会吗？我是真不确定啊，大概就这样一直懵逼到了高考。后来，我有几个同学当了数学老师，这是我崇拜的职业之一，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们怎么教会我这样的学生，她们说很简单的，数学就是套用正确的公式，而她们要做的就是教会学生怎么选择。不知道我同学的说法对不对，但我听到时候的感觉是如梦初醒，我高中的时候把数学想得太难了，给自己树立了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大概信心都被压山底下了吧。

我们的英语老师曾小兰，是我们很喜欢的老师。英语是我很爱的学科，从初中开始，我跟每个英语老师关系都不错，我愿意花大把时间背诵英语美文来提高作文成绩，记下卷子或作业中所有错题，整理成一大本。但是并没有那么愉快，无奈我有个英语逆天的同桌，分分钟碾压我。不过互为学习动力的高中三年英语让我养成了随手做笔记并定期整理的习惯，在我现在的工作中受益不浅。还有那种赤裸裸却毫无维和感的竞争

## 住在古城墙根的那些日子

□ 鄢东良

高锅里混合后散发出的浓香。用煎得黄亮亮的溪鱼下饭，我这个十几岁的娃儿，竟能风卷残云般吞下用斗笠碗盛起的三大碗米饭。如今在菜市场里买溪鱼，运气差时，就会买到那种带有煤油气味的，令人恶心。回想起当年用那鲜美的鱼汤浇饭，嘴里就会滋生出一股涎水来。

那时我还天天巴望着老天下几天几夜的大雨。一场大雨使得城墙根的那条大溪水位陡然上涨，溪面浊浪翻卷，水流极快，一些人家散养在溪中的鸭子来不及登岸，就被湍流冲到了溪中央的连片的芦苇丛里，鸭子只好在那地儿过夜。我很早就知道了一个秘密，许多母鸭会憋不住在苇丛里产蛋。待大水退去，放学后我就偷偷地瞒过嬷嬷，挎上小竹篮，踏过齐腰深的一段水面，瞪大兴奋的双眼四方搜寻意外的“战利品”。记得有一回，我一共捡到过十五只鸭蛋回家。嬷嬷本想骂我一通，可见了这一小篮鸭蛋，满脸怒气顿消。“这野地上的东西，不捡回来也会烂掉。”我看到她老人家说这话时，眼神里还现出来赞许。由于我高兴过头，不久就向小伙伴们说出了这个秘密，有时放学晚了，我去时鸭蛋早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捡得干干净净，让我着实后悔和懊恼了好些天。

城墙根有一口古井，那井水清冽甘甜。老人们说这井的水一年到头供几十户人家上百人饮用和洗涤，但始终满盈盈的从没有涸竭的时候。炎炎夏日，这井的水特别冰凉，有许多人家会把洗净瓜皮的西瓜用网兜吊着沉入井口，待到下午或晚上再提上来，把瓜置在一块砧板上，切成薄薄一片片，搬来竹椅板凳，就着井沿吃起了“冰镇西瓜”。我虽小人但鬼机灵，知道吃瓜的那几个时辰，总会遛跬着到井边蹭瓜吃。有时我嬷嬷也会把乡下亲戚送的西瓜放入井里“冰镇”一天，无论井边有人无人，那瓜绝不会有人捞去偷吃了。倒是嬷嬷总会吆五喝六地用她那副大嗓门，邀约坊里邻间大人小孩来吃瓜，来的早的享了口福，吃得肚子凉凉爽爽的，来的迟的，只能望着一堆瓜皮流口水。眼下虽时兴“和谐”这词儿，但人心和人心之间似乎已经隔上了些什么。我想，那时邻里间人们亲密接触，和睦相处，不正是对啥是和諧的最好诠释吗？

在城墙根住了一辈子的嬷嬷，是一个在城墙根那方屋檐下很具权威的女人。每当夏季来临，她总会颠着小脚串东家走西家，联络和策划请民间艺人“唱词筒”的事儿。年过花甲的她很懂得起头人必须身体力行当表率道理，每年第一场听唱词

关系让我非常怀念。

我们的化学老师陈洪波，深入浅出，带我们做各种实验，还把难记的分子式转化成生活小常识，你们知道煮鱼出锅前加几滴醋为什么比较香，那是我们高中化学书本上的酯化反应哦。我们的生物老师徐敏，带我们在遗传学中穿梭，告诉我们发烧是免疫系统开始发挥作用，糖类脂肪蛋白质人体消化最终都会转化成糖类进行使用，所以在食量均等的条件下，要减肥的人多吃蛋白质，增加人体消耗，多转两次，自然就瘦一点啦，哈哈，生物和化学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学科，是枯燥的高中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还有我们的食堂，一到下课点，从新教学楼蜂蛹而来的人群，跑着，笑着，闹着，抢着，多么鲜活的一群人，多么美妙的一段时光。我曾经也是其中一员呢。

200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初中第一任班主任问，同年毕业出去的人成绩最高的还是我吗？大概可能还是我了，我那年幸运地考入浙大，哈哈哈，希望能一直幸运下去。

或许我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年纪，粗浅的文字聊表我对高中时光的思念，送给母校，送给与我拥有相同记忆的老师 and 同学们。

（作者：2006届武义一中校友）



筒总是她先掏腰包的，包一场要出几元钱，在当时已算是奢侈的开销，但听唱词筒已上瘾头的她虽然平时十分节俭，却在娱乐自己娱乐大家的这件事情上从来不吝啬。在她的发动下，这项娱乐活动往往会连续十几个夜晚。在那个人们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许多人家也十分乐于慷慨解囊包上一场，来为枯燥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压根没听说过当时在街头巷尾还有唱词筒这样的民间艺术娱乐活动。

“唱词筒”是武义部分地区的人们对这种金华地方曲种的俗称，武义的宣平一带称为“唱新闻”。以文艺术语来称谓，它的正式名称叫作“金华道情”，它与杭州的小锣书、温州鼓词、宁波走书、绍兴莲花落合称为浙江省五大地方曲种。它起源于明朝，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金华道情在金华地区流传可考的历史至少已有三百多年，成为很长一个时期金华一带民间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这种一人多角色坐唱式单档说唱艺术的表演者大多都是盲人，表演过程中，艺人唱一段加几句说套，表演动作不甚夸张，只需有一副好嗓子，旧时就有“艺人一台戏，演文演武我自己”之说。

我记忆中唱道情的艺人的伴奏乐器很少很简单：一根长约三尺的竹筒，一头蒙上一张猪油皮；两片寸宽尺余长的竹筒，拍打竹筒时发出“蓬蓬蓬”响，敲打竹筒时“吉吉吉”声。夏日的夜晚，明月当空，男女老少围坐于街旁、村头、晒场、庭院，数十上百人痴痴迷迷地静听到深夜而不倦。

我和住在城墙根的小伙伴们只觉得“吉彭吉彭吉吉彭”的声音很奇特，只是从艺人多变的表情和不断转换的声调中揣摩出个说唱故事的大概意思，内容有宣传除暴安良、伦理道德、忠孝节义和社会传闻，里面的人物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鬼怪，每个故事都很完整，让我不得不佩服盲人的记忆力超乎常人。现在想来，金华道情这种当时被人们热捧的民间娱乐活动，还是具备一部分正能量的教化功能的，虽其糟粕留其精华，它依然在民间艺术的星空闪耀出熠熠光辉。可惜这样一种优秀的民间曲艺，在现代艺术和时尚生活潮流的冲击之下，已近曲终人散，濒临失传，那将是十分遗憾的。

年过花甲，我已住进有庭院的新居之中。围墙和栏栅把我和邻居相隔出了相当的距离，居处离老城很有些路程。每当想起住在城墙根的那些日子和那些往事，心底便会泛起一圈圈温馨的涟漪。